

· 南海问题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

中美大国竞争与南海话语权建设

朱 锋¹ 常 娜²

【内容摘要】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战略”转型为全力打压“近似同等实力大国”崛起进程的“竞争战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深度军事介入与对华军事威慑将不断升级。南海问题已经难以避免地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之一。中美两国的南海博弈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更涉及话语权竞争。加强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设日益成为南海维权与维稳行动的重要环节。话语权的核心要素是政策宣示和主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强有力的话语权建设是中国南海政策的国际影响力、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必要来源，也是中美战略竞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建设”。中国在南海主权声索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升级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设，更需要直面中国南海战略态势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于保障中国南海维权维稳行动与保持中国大国崛起的可持续战略目标之间更加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中国的南海主张赢得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关键词】 话语权 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南海问题

【作者】 1 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2 常娜，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 210093）

近 10 年来，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为突出的话题之一。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南海问题是在国内政治走向之后，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第二大因素。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到特朗普政府，中国的南海维权与维稳行动开始实质性地被美国视为是中国想要“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试图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版图的代表性“例证”。^①然而，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具有无可辩驳的法律和历史依据。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介入南海沿岸国的主权争议，只是表达对南海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战略性关注。但近年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美国不仅通过挑战和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主张，来增强其从外交到军事深度介入南海事务的合法性，更是通过全面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来扩大其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影响力，让美国扮演所谓站在东南亚国家一边制衡中国这个“欺



凌者”的地区秩序“稳定者”的“合法”角色。^②中美两国的南海竞争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更涉及南海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这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内涵。因为两国南海政策话语权竞争既关系到各自行动的合理性、合法性，更关系到两国南海政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动员力。

中美战略博弈与南海话语权竞争升级

政策话语权 (policy discourse) 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的定义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学术争论，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话语权的内涵说到底，就是具体的政策议题能否构建起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话语权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竞争的战略性资源。^③

由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利益、规则和价值的竞争关系，一个国家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能否培养和树立有效的话语权，不仅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更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和提升自身的利益诉求、确立自身利益行动合法性和赢得国际支持与理解的基础。^④大国竞争中尤其如此。大国关系中的权力、利益竞争，不仅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更是政策议题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大国博弈。^⑤特定议题上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机 and 主动，就能动员更多的国际资源壮大和巩固自己的诉求。一国话语权的薄弱和劣势地位，将实质性地制约其在大国竞争中的国际说服力、影响力和动员力，也将难以避免地使其在特定政策议题上处于守势，甚至劣势。

话语权建设在当前南海维权和维稳斗争中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南海主权争议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拥有对南海岛礁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合法诉求的充分历史和法律依据。但在历史依据、海洋法主张和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和南海其他声索国“各执一词”的争议状况由来已久。尤其是 1945 年前，在很大程度上，东亚国际体系是一个弱条约规则的国际体系，同时又是一个“弱民族国家体系”。南海主权声索的国家实际管辖权受地区体系因素的影响，长期处于“弱条约”规范和“弱实控”管辖的状态。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全球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引发的南海地缘战略竞争的复杂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南海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地缘政治节点，美国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进入所谓战略竞争对手时代，美国对南海的政策已形成全面与中国对抗的局面，从中立走向对立。南海主权争议事实上已经让位于西太平洋海域最为重要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美国等其他“域外大国”，从自身的海洋安全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戒心空前上升。为此，美国等国已经纷纷开始改变原来在南海岛礁主权争议上不持立场的态度，开始一边倒地倾向于东南亚国家。南海主权争议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家在南海限制中国影响力扩大、打压中国海上战略存在的重要筹码。这不仅进一步激化了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竞争，也给中国南海主权诉求的话语权建设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行动频率明显上升，在中国实控岛礁附近示威、挑衅。美国在南海一面加强海上军事活动频次，一面通过推进印太战略联手盟国企图对抗中国在海上的崛起。2019 年以来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战略出现了诸多显著变化。第一，美国首次宣布把中国海上民兵、海警和海军这三种海上力量一视同仁，都视为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⑥第



二，过去的美菲军事同盟并不涵盖南海诸岛，2019年2月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菲军事同盟涵盖南海诸岛。^⑦原来美国不希望因为美菲军事同盟而被菲律宾拉进与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冲突，现在则相反。五角大楼已经主动表示，只要中国在南海诸岛对菲律宾动武，就可以自动启动美菲军事同盟，美国要承担保护菲律宾安全的义务。^⑧第三，美国的南海政策要保护南海现状，不仅维护同盟的安全利益，还要维护安全伙伴的安全利益。这一变化是针对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2016年奥巴马总统离任之前最后一次亚洲之行就是访问越南，强调美国和越南要建立全面合作的安全伙伴关系。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后，在白宫会见的第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也是越南总理阮春福。

美国依仗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长期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优势，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抹黑和攻击中国，谋求将维护霸权国利益、排挤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妖魔化中国的南海维权主张和拉拢更多南海周边国家加入美国打压中国阵营的各种行动和图谋“合理化”和“正常化”。美国的南海话语权塑造和推销近年来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美国试图利用其话语权优势把中国塑造成不负责任国家和在南海地区的“欺凌者”形象，指责中国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欺凌”周边的中小国家，东南亚国家则被说成是弱小力量抵抗强权的代表。第二，美国政府官员和学术界都试图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为解释为破坏规则和现有秩序，宣称是中国“制造了”南海问题，指责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和维稳行动是想要“改变现状”，威胁周边国家领土和地区安全，以此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第三，坚持要求中国接受不合理和不合法的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试图让中国在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问题上放弃自己的主张，吞下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苦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后，美国以维护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稳定、和平为由，将中国不接受的态度解读为与国际法、国际体系的对抗，进一步塑造中国“规则破坏者”的形象。^⑨第四，把美国不断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说成是美国为了保障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也是为了弱化中国对南海周边中小国家的“欺凌”。第五，美国为强化中国的负面形象，把中国界定为“麻烦制造者”，打造的另一南海话语是“航行自由”问题。“航行自由”是国际法基本准则之一。海洋权力如何分配，军舰在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军舰进入南海是否需向中国报告等问题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特朗普政府重新包装这一概念，增加美国军舰在南海航行的频次的同时，将“航行自由”作为美国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崛起、维护自身海上利益的话语工具，宣称中国的岛礁建设等维权行动危害其航行与飞越自由。^⑩

中国从未妨碍民事和商业船只在南海的自由航行，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坚定地表明了这一立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在澳大利亚演讲时表示：“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⑪2015年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航行自由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没有问题，将来也不会有问题，因为首先中国最需要南海航行通畅。”^⑫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为了进一步打压中国，在南海执行的旨在挑衅中国主权与安全的“航行自由行动”，从频率到规模再到航程选择都更加具有咄咄逼人的海上军事威胁意味。2017年，美国在南海执行了7次海上航行自由行动，2018年是6次，2019年是9次，2020年1—4月执行了3次。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洲和美国相继成为疫情中心。把疫情与中国正常的、例行的南海维权和维稳行动挂钩，是疫情暴发后美国政要、媒体的南海话语“更新”的重要内容。疫情期间，中国在南海例行的海军训练行动也被美国等西方媒体炒作成中国想要利用疫情改变“南

海现状”。4月13日,中国派出了“海洋地质八号”科考船前往万安滩执行科研考察任务,招致了越南政府抗议。美国马上帮越南“撑腰”,指责中国试图通过强制执行在南海制造排斥他国海洋权益的“新常态”。^⑬4月18日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区、南沙区。这些原本正常的南海维权和维稳举动,引发了西方和东南亚媒体的攻击和指责。疫情期间,美国军舰在南海的活动有增无减,越南的小动作不断,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海上摩擦也时有发生。但西方媒体认定疫情是中国南海行动的“战略窗口期”的话语设置,使中国许多正常行动受到过度解读和应对,南海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东南亚和西方媒体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涉华国际舆情空前复杂的根源之一。我们需要对此高度重视。

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进展与短板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南海主张,包括主权主张、海洋权益主张变得更加清晰,可操作性更强。中国关于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包括:1.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有历史的传承。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为历届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中国国内法多次确认,受到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⑭2.中国海洋权益的根据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政府的这一一贯立场为国际社会所周知。^⑮3.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可分割,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在南海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以及中国政府对南海相关海域长期管辖的结果。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有充足的依据,近年来已通过政策文件、相关白皮书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清晰、明确的论述。

第二,应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话语权竞争,中国一直坚持“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同时在外交、法律和舆论界积极发声,对南海仲裁案及仲裁裁决给予了坚定、明确、毫不妥协的反击。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裁决即将出台之际,中国智库同美方合作在华盛顿召开“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⑯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南海仲裁结果只不过是一张废纸”。^⑰中国学者也积极在海外学界发表学术论文,反驳仲裁裁决。^⑱2018年5月,中国国际法学会发表题为《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的研究报告,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在事实和法律方面的重大谬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以专刊形式出版该研究报告英文本,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近期美国和菲律宾政府重提南海仲裁案问题,中方立场非常明确——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绝不回头,仲裁案问题对中国来说一张废纸论绝不可能修复。

第三,尽管南海各方存在较大海洋权益争议,但是实实在在的外交解决方案在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以规则求和平稳定、以合作促发展的探索之路。2002年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确立了“南海规则”。为落实宣言,近年来“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与东盟已经召开了18次高官会和30次联合工作组会议,2019年4月的东盟外长会对COC积极进展从东盟的角度做了报告。2019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泰国曼谷出席第22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时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各方提前完成



COC 单一文本第一轮审读，确立在 2021 年完成愿景，启动第二轮审读。^⑨

第四，中国应对南海问题的国内法律、历史和外交的准备越来越充分，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诉求的证据链工程也在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中国南海问题研究包括主权、海洋权益维护、维稳、强化海上安全建设等方面，南海研究和维权工程已经成为中国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等核心利益的关键性举措。

然而，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设依然存在着短板，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和成长空间。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以美中战略竞争的名义对中国实施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留学战，甚至未来还有金融战的新形势下，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战略意义越发凸显。加强中国外交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主张的国际感召力和动员力，已经成为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寻找弥补中国南海话语权短板的有效途径，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南海问题上的维稳与维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态势和走向。

第一，在涉及南海话语权的斗争中，历史、法律、外交、安全等领域的研究存在各自为战的不协调态势。国内学术研究在南海话语权斗争问题上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认为历史证据的时间追溯段越长越好，历史研究过分强调“自古以来”，有些被认为是证明南海岛礁主权的重要依据，并不充分准确。现代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司法裁决所采用的历史依据通常不会超过一百年。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法律体系，跟中国历史研究表述有时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二是法学家过分强调主权证据的数量。法律具有严肃性，不能用个人意志随意解释。目前法律证据看似很多，但是很多南海法律主张在国际上反应并不强烈。究其原因，核心问题就是法律解释一定要有回音，要符合法律话语主流的国际规则，否则就成为自说自话。当前南海话语权建设，不同学科之间各说各话，各有一套非常明确的主张、意见，但是彼此之间很难形成真正的交集，未能构成有力的话语力量。

第二，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宣介方案不够清晰、具体。例如，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的海洋权益线，具体内容如何界定，中国所享有的断续线内的海洋权益究竟是共享的、还是排他的？这些海洋权益在他国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如何实施管辖？这种“模糊性”使得周边国家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在南海行为的真实意图。中国如果无法使周边国家准确了解自身意图，周边国家就极易错误解读中国岛礁建设等维权行为，不仅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不利，也不利于南海地区的稳定。这种情况下，中国海洋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警惕，美国营造的“中国威胁论”也会找到传播土壤。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态度和手段，认为时间在中国一边。但南海问题上使用时间换空间的方法会被他国理解成拖延战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应该用空间换时间。其他南海争议国对于南海争端有明确的战略，而中国目前提出的概念过于宏观。尽管中国政府、媒体和学界反复强调自身和平崛起的意愿、共同开发的方案，但是周边国家仍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上力量的现代化感到不安。

第三，今天中美战略博弈呈现崭新业态，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重点已经从亚洲的大陆转向了亚洲的海洋。亚洲的海洋日益成为中美冲突较劲最主要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模糊性和争议性对建设南海话语权十分不利。南海问题在中国整个对外和安全战略中处在什么地位，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共存的情况下，审视南海问题和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加强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

从理论上来说，国际话语权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要素。第一，话语的定位、塑造和采用，必须和国际主流的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一致。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权威写作和表达的关键，就是基本概念和问题逻辑的使用要符合主流逻辑的价值和规范。第二，话语权需要具有非常清晰的实证和理论来源，其数据要权威、可靠、清晰。第三，话语权构建需要具有内在完整的逻辑体系，需要平衡话语权体系中的主体和客体，并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可沟通的方式。第四，权威的论述一定要有共鸣，或者说国际的回音，并且把这种共鸣和回音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观点。换言之，不是自说自话、孤立地表达，而是有盟友、回音和支持。

话语权构建是要明确双方冲突要点与争论的客观依据，以及逻辑推论的完整性究竟在哪里。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出清晰的、逻辑一贯的、具有实证和理论依据的判断，从而真正从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相一致的逻辑和概念系统，来论证和说明“对方错在哪里、己方对在哪里”。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相一致和相互兼容的权威论述，才能具有对竞争方的说服力，才能引起国际共鸣，才能增强自身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说到底，话语权的构建不是自说自话、自我表达，而是要符合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的内在概念和逻辑体系，并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响应和支持。这样才能最终确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把话语权建设应用到南海问题上，其要达到的目标是：一是中国的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得到广泛的国际理解与支持；二是中国在南海合理、合法的维权与维稳行动获得更多的尊重与拥护；三是中国保持南海稳定与合作的政策主张——例如“域外国家”要减少和停止插手和干预，中国和东盟携手建立和制定南海稳定与合作的规则和制度——在东盟国家获得更多的拥戴和响应；四是美国等国在南海的挑衅和军事威胁遭到更多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论和竞争将是长期的。作为二战后西太平洋唯一的“老大”，美国对今天中国崛起、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南海维权与维稳行动的战略关注，已经使得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彻底回到了亚太地区。中美的南海博弈和南海问题上的进退态势，将是决定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和未来大国博弈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节点。面对美国将持续妖魔化中国南海主权主张和不断升级南海军事威慑的严峻态势，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需要拓展新思路、引进新力量和开辟新方向。核心还是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新背景，推进和发展中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和行动力。南海的话语权建设更需要充分吸收国内各种研究力量，形成对当前南海主权争议困局更有建设性、创造性的“问题意识”和解决现实挑战的能力。

第一，国内学界研究领土主权问题，不管从法律、历史、新闻传媒、国际关系还是从公共政策管理角度出发，都需要清楚南海问题的研究和应对过程中，中国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战略性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南海研究需要有跨学科、多学科的方法论，但同时又能符合各个学科在南海问题上争取和保障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清晰的科学界限。国内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在国际上以权威、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的方式论证和表述，不同学科之间要做到目标一致、彼此协调、观点稳定。同时政府、媒体、学者需要在议题设置、信息传播、话语表达、观点论证等方面形成更为紧密的协同合作。

第二，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是要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盟友、话语盟友。中国过去强调外交和安全问题上要有盟友，话语权同样要有盟友。话语权盟友建设的核心，是需要南海主权、海洋权益

主张问题上有新的清晰战略，而不是战略模糊。从印尼外交部和国防部相关报告中的南海政策看，印尼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南海政策全盘否定，态度强硬、彻底，公开不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①但是印尼并未采取公开同中国对抗的方式，而是以保护渔业资源为名对中国渔民采取强硬态度和手段。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上台后，在渔业争端中采取了比较激进、强势的态度，大规模严打在印尼领海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②印尼的南海政策比较清晰，同时又具有策略性。中国要克服南海话语权缺失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战略模糊问题，如九段线的性质，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是排他的还是包容共享的等问题要有清晰解释。

第三，坚持和推进南海争议解决的多种外交方案，用中国和东盟国家包括 COC 谈判在内的多种外交解决方案来取代不合理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一荒谬的“法律方案”，是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中心环节。虽然主权争议在现代国际体系中解决的核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约，但南海争议很难在这方面形成突破。像南海争议这样复杂而又利益多元化的主权争议问题，未来的解决方向一定是首先重在外交和政治解决，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证据和争议性的法律规则。外交解决的核心就是利益的平衡。外交解决方案可以重在凝聚共识、搁置争议、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要重建利益平衡和规则共建基础上的争议管控机制。

第四，加强话语权建设还要注意提升中国方案在表述过程中的感召力，借鉴西方传播技巧，改善叙事风格，用详尽、真实、有力的数据作为支撑，增强话语说服力。语言风格对话语影响力有着直接影响。中国的话语风格和外宣方式多以官方信息为准，风格统一，不够生动形象。这种方式对于中国民众更为有效，在外宣工作中则收效一般，无法吸引国外受众。中国已经提出了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话语，这是南海话语权建设的初步努力。话语权除提供概念和理念、愿景之外，更需要对话语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并有严谨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以岛礁建设为例，前不久有外国学者在《自然》杂志的出版商旗下的《科学报道》上发表论文，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用以论证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对南海珊瑚礁的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对其他国家有针对性的舆论设置，中国科学家应该提出翔实的数据论证中方观点，相关部门和媒体也要更加主动地正面回应相应负面信息。

第五，话语的传播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当前话语权正在从以国家为单位向网络、个人分散，过去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正在或已经改变。特朗普的推特外交，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都值得深思。比如在缅甸、柬埔寨、老挝，目前最流行的传媒方式是脸书和推特。如何利用新的传播方式，设计适合新媒体传播的话语，将对中国南海话语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南海话语权建设既要注重利用、引导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同时又要要把各种社会力量充分组织和调动起来。利用各种新媒体、社交媒体渠道在国际社会广泛“发声”，依靠人民群众的爱国力量和聪明才智来扩大和深化中国话语权斗争的社会基础，摆脱政府“办媒体”的局限，是中国未来南海话语权建设应该注意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 有关南海问题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请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Bonnie S. Glazer, “Armed

Clas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② Alan Ch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Evelyn Goh and Sheldon W. Sim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③ Charles S. Ripley, "Discourse in Foreign Polic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May 30, 2020, https://www.academia.edu/33579367/Discourse_in_Foreign_Policy.

④ “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软实力，就是对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说服力”、规则的“执行力”和对国际秩序的“领导力”。See Joseph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the Basic Book, 1990.

⑤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

⑥ Panos Mourdoukoutas, "America Changes The Tone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e Forbes*, Mar 30,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nosmourdoukoutas/2019/03/30/america-changes-the-tone-in-south-china-sea-disputes/#551e97b52c93>.

⑦ Michael R. Pompeo, "Interview With Karmina Constantino of ABS-CBN," Interview at U.S. Embassy Manila, Philippines, March 1, 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3/289800.htm>.

⑧ "China and America: Headed for a Showdow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take a look at what could happen next," *Stratfor Worldview*, May 3,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hina-and-america-headed-showdown-south-china-sea-55817>.

⑨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Ruling: What Happened and What's Next?" <https://www.uscc.gov/research/south-china-sea-arbitration-ruling-what-happened-and-whats-next>.

⑩ "U.S.-China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Nov. 9, 2018, <https://www.state.gov/u-s-china-diplomatic-and-security-dialogue-3/>;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Critical to Prosperity, Says Indo-Pacific Commander," Nov. 23,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tory/Article/2025105/freedom-of-navigation-in-south-china-sea-critical-to-prosperity-says-indo-pacif>.

⑪《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615/c40531-30060680.html>。

⑫《习近平：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没有问题 将来也不会有问题》，2015年11月7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1107/t20151107_520430025.shtml。

⑬ Hannah Beech, "US Warship Enter Disputed Waters of south China Sea as Tensions with China Escalat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20.

⑭ 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7页。

⑮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CML/17/2009 (7 May 2009);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CML/18/2009 (7 May 2009).

⑯《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华盛顿举行》，<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706/c1002-28527340.html>。

⑰《戴秉国在美国最新演讲：南海仲裁结果将是一张废纸》，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60706/22995043_all.html。

⑱ Eg, Y Shi, L Y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sil's Critical Stud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cean Law and Policy*, vol. 3, no. 2, 2018, pp. 332-338.

⑲《李克强：按既定时间表推进COC磋商》，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3/c_1125186998.htm。

⑳《印尼不承认“九段线”在南海标注“北纳土纳海”》，<https://news.china.com/focus/nanhai/11156618/20161206/30065913.html>。

㉑ "Fishing fuels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v. 3, 2016, <http://asia.nikkei.com/magazine/20161103-Small-catch-big-conflicts/On-the-Cover/Fishing-fuels-conflict-in-the-South-China-Sea>.

编辑 杜运泉